

五一運動史

目次

總理遺像，遺囑

卷頭語

五一運動史

一——六

五三慘案始末

七——三四

五四運動史

三五——三八

五五紀念史

三九——四六

五九國恥紀念史

四七——五四

五一八陳英士先生殉難記

五五——六四

五卅慘案史

六五——七二

五一運動史

勞動節起源於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在美國芝加哥所開國際的國民的八大勞工組合之聯會，議決以每年五月一日為勞工節，舉行運動，以要求實行一日工作八小時制度為目的；并約定於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舉行第一次運動。此蓋鑒於政府之不切實保障工人，徒託空言，故工人羣起以總同盟罷工之方式，直接向資本案舉行示威，工人為自身生活而運動，初無政治色彩，換而言之，民生主義之運動而已。

一八八五年美國之勞工組織，繼續運動八小時制之實現，以次年五月一日為期，萬一不成，則於該日全體罷工，游行示威，表示是後不再作八小時以上之工，此種猛進之宣傳運動，竟於未到五月一日前，得到不少勝利，有許多雇主，竟實行八小時制了。

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既到，美國全國工人，一律停工、起而遊行，高唱：「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之歌。雖有慘案發生，但其犧牲結果，使不數日間有十二萬五千人獲得八小時制，一個月後，成功之工人增為二十萬，

英國原有國家規定之勞工節，係在每年九月之第一個星期一舉行，但生氣毫無，較之五一紀念，不可同日而語。

一八八九年萬國社會黨在巴黎開會，鑒於美國勞工之成功，乃決定以五月一日為世界勞工紀念節，於是，歐洲勞工團體，亦與美國一致行動。

一八九一年四月下旬，法國福爾梅市有二萬餘工人，發生同盟罷工風潮，延至五月一日，復遊行示威，演成警察與工人衝突之慘劇。一九一九年，巴黎全市工人罷工，照例遊行示威，又演成慘劇。

一九〇〇年五月一日，歐美各國工業都市皆舉行紀念，倫敦海德公園之示威運動，加入者二十五萬人，設演壇十六處，為空前之舉動。

一九一四年歐戰起始，各國工人運動，為各愛本國起見，暫告中止，惟少數社會主義者，痛惡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之囂張，致引起國際互爭，并侵略弱小民族，乃於五一節舉行休戰運動。一九一六年德國社會黨首領李卜奈西特及盧森保女士因發表五一宣言被捕，未及入獄，即為亂槍擊斃。

中國之第一次舉行五一節乃在廣東，時在一九一七年，自後各大埠多相繼舉行。報章亦有發行五一特刊。中國自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為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國恥紀念以來各地學生皆興起愛國運動，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平學生又憤巴黎和會之不主張公道，乃激起大規模之游行運動，全國響應，民氣大盛。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華盛頓開第一次國際勞工大會，所議決之公約草案有六，其最堪注意者，為規定工業工廠每日八小時工作及每星期四十八小時工作，但中國因工業幼稚，關稅又不自主，得為例外，中國雖有政府代表出席，惟無勞方代表乃引起前國會某議員之抗議，及國人之非難。一九二〇年五一節，北平、上海、廣東之工人，皆有游行開會，即手工業之工人，亦有加入，學生及商人亦有加入以表同情，傳單小冊，滿街紛飛，標語有：「有飯大家吃，有工大家做」、「打倒資本主義」、「全國工人聯合起來」、「實行一日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教育」等等，其開會秩序，大都為演說工人應有之覺悟，組織工會之目的，及報告五一節歷史。是年以後，五一節，逐漸推廣盛行。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至六日廣東召集第一次全國勞工代表大會，到者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十二大城之二百個工會工人三十萬，議決實行

八小時制，并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以後不再做八小時以上之工；一九二四年上海舉行之五一節，更形熱鬧，開會時有前英國工廠檢查女主任安得生及日本全國總工會會長蘇石克（譯音）及中國國民黨領袖汪精衛到場，遊行人數約二千餘，代表約五十團體，且唱新製之勞工歌。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至七日廣東開第二次全國勞工代表大會，到者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個工會所屬工人五十四萬餘。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至十二日廣東開第三次大會到者四百人，代表十九省工會所屬工人一百二十四萬四千餘人，此蓋因受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慘案之刺激，故民氣甚張，工運亦強。是年，上海因時局不靖，五一節乃受打擊。本中央政治會議決以五月一日為勞工節，中央宣傳部乃製定宣傳要點如下：（一）、「五一」不但是工人向資本家要求無條件的縮短工作時間改善生活所舉行示威運動的紀念日，而且是全世界勞動羣衆覺悟到自身同陷於國際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受着剝削與壓迫，必須全世界勞動羣衆聯合起來，向帝國主義一致攻擊，求得人類全部解放的紀念日。（二）、紀念「五一」要認清我國是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我國工人的痛苦，不是國內資本家的壓迫，而是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壓迫，所以我國的工人運動，不僅是工人本身利益單純運動，而是整個民族利益的國民革命運動；全國工友要求解放，應擁護中國國民黨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民族地位。（三）、紀念「五一」要認清我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只有勞資的分業，沒有勞資階級，共產黨徒所鼓吹的階級鬥爭，只是利用工人，造成恐怖，以奪取政權，不但是為工人謀利益且陷工人於絕境，全國工友要求解放，應本勞資合作的精神，忠於職務，求技術之精嫻，製造之改良，生產之增加，使國民經濟發展而萬勿受共產黨的欺騙。（四）、紀念「五一」要認清我國現在的勞動問題，不只是在職工人生活的改良，尤其是失業工人的救濟，全國工友要求解放，應擁護本黨，安定社會，從事建設，振興國家的產業，開始工人的生路。（五）、工人在已往革命過程中團結最堅，力量最大；現在訓政建設時期，正是工人努力

工作的時候，全國工友，應糾正以往的過失，振起固有的精神，在本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從救國大道上，解決民族生存的問題。

至於最近各國舉行五一紀念概況，茲再分述於後：

俄國自革命後成爲勞農共和國，五一節乃其國家之基本節，一九一八年俄京莫斯科之五一節，更形熱鬧，是日即爲勞農共和組織成立後之第一次紀念日，并舉行馬克思銅像開幕式，接着五月五日又爲馬克思之生日，現在俄國對於五一節則全國工廠一律停工，紅黨之陸海軍隊，政府之官員，全國人民及農夫工人皆加入遊行，紅旗遍布，其開會秩序以奏樂、唱歌、演說、報告佔大部分，全國之娛樂場，皆于是日舉行特別秩序，以資慶祝。各地復舉行各種運動會，以競賽體育藝技。總之，俄國之五一節爲全國人民最樂之日，蓋工人已實行八小時工作，故須表示其勞工勝利之紀念也。

德國自歐戰末，促成革命，成立共和國，於是新政府極力整頓工業，行將恢復戰前原狀，而工黨活動亦猛進不已，德國原有社會民主黨，爲資格最老勢力頗大之工黨，有會員八百萬人，其會員現任國會議員者有一百五十五人，德國尙有新興之共產黨，有會員三四萬人，其會員之任國會議員者有四十七人；兩黨平時常有意見上之衝突，但一至五一勞工節，則雙方攜手，同起慶祝。德國現以五一節爲國家節之一，去年德國柏林舉行盛大之勞工紀念，工廠一律停工，工人團體，聯成一線，遊行慶祝，柏林分爲四十區，每區有音樂隊，四十隊之音樂隊，及其他之音樂隊，高揚樂聲，工人加入者共一百五十萬人，因柏林無大空場足以開會，乃指定郊外一山谷平原，爲集合之地，游行時工人自行糾察，秩序甚佳，故無警察，隨行彈壓，加入之工人，如嗜游泳者則衣泅衣，嗜網球者、籃球者、足球者、棍球者、則各衣其球服，嗜賽跑或其他運動者則各衣其運動服，嗜腳踏車者則編爲腳踏車隊，男女皆然，形形色色，其典禮秩序爲唱國際社

會黨歌，有已受音樂訓練之工人五百名率領全體，齊聲同唱，次爲本國及他國工會代表之演說，及報告五一歷史及各國工人運動之狀況，會場上裝有播音機，故無論音樂及演說，皆能使全體聞及，最後仍爲音樂隊之奏樂及全體唱社會革命歌。總之，開會秩序，以奏樂及唱歌佔大部分，故能精神奮發，秩序井然。爲一有組織，富生氣，守秩序大規模典禮。

其他歐洲之國若奧大利，丹麥，瑞典，挪威，瑞士，皆有同樣之盛況。

法國則以工會之組織不強，工會運動，仍受政府之壓迫，五一節尙未成爲國家節，工人乃自動遊行開會，備受警察之干涉，故時有慘劇發生，英國者五一節，祇有共產黨工會之工人，自動遊行開會，守舊之工會工人不加入，故亦不以五一節爲國家節。

意國則以受治於墨沙利尼之法西斯帝主義之下，仍壓迫運動，工人之激烈者，被捕入獄，不經審判，加以工業仍受資本家操縱，天主教之舊勢亦仍反對工人運動。

美國于歐戰時及戰後以來，大發其財，資本主義甚盛，工人在五一節雖仍游行開會，但仍受警察之干涉，有時被捕入獄，演成慘劇。

日本工人運動，以處於帝國之下，亦頗不自由，對於五一節，則工人自動遊行開會，無大精彩，警廳且素不准無產黨加入遊行。

印度爲英國之征服國，工業雖漸發達，但皆係帝國之自謀，印度工人徒爲奴隸而已；印度工人對於五一節，始於去年舉行第一次紀念，亦有遊行開會演說，但其備受限制，可想而知。

總理遺訓

工人不但是對於自己團體之中有責任，在自己團體之外還有更重大之責任，此種更重大之責任是什麼呢？就是國民的責任，就是要擔任抬高國家地位的責任。如果不能擔任，諸君便要作外國的奴隸，若能夠擔任這個責任，把中國變成世界上頭一等強國，諸君便是世界上頭一等的工人。

五三慘案之由來

五三慘案始末

自甲午中東戰役中國割地求和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野心，勃然而興；而昏懦的清廷只圖保守其皇位；權利的損失，領土的侵佔，國際地位的降落，均在所不顧。所以日俄戰事終了，一九〇五年中日訂立北京和約，日本便作了俄國在華利益的繼承人。歐戰之際，日本又攬得德人在山東的權利。於是滿蒙山東，日本固視爲禁巒，大有臥榻之邊，不容他人鼾睡的氣概。近年來更勾結豪養在華北握統治權的奉魯軍閥，以爲日本帝國主義掠奪的工具。

中國國民黨努力完成北伐的使命，固然是要掃除奉魯軍閥，而掃除奉魯軍閥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也就是間接打倒帝國主義的日本；那末，握有華北特殊勢力的日本帝國主義，爲圖把持其已攬得的權利計，自然要出來頑抗革命軍的北伐進行，也是無可疑義的事實。所以當十六年五月間北伐軍初次入魯，快將奉魯軍閥完全殲滅的時候，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心目中看來，國民黨要打倒奉魯軍閥，卽無異打去了他的一隻强有力的手臂，革命軍在表面上是從奉魯軍閥手中去奪山東，實際上就是去奪日本的山東一般，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爲要鞏固其在華北多年經營侵略的根據地！山東和東三省，爲要保全其在華北多年卵翼培植的工具！奉魯軍閥，爲要顧慮革命黨統一中國以後所將要感受的不利之影響，就不得不揭開其猙

痛的面孔海陸大舉的遣兵調將到山東來，正式幫助其走狗以阻撓革命軍的北展。恰巧那個時候是本黨清黨工作緊張的時期，果然竟如所願總算把北伐軍阻撓下去了。於是始躊躇滿志的發了一個撤兵的申明書而回國，書中說：「惟將來中國，不獨該方面一處，凡屬多數日僑居住地方，為維持治安，并避免國人再受禍害起見，彼時日本政府，得為不得已而施行機宜自衛之措置」的話。誰都可以明白牠的兵是暫時回去一下，如果北伐軍二次入魯打奉魯軍閥時，牠還是要再派兵來山東搗亂我們的！

十六年四月國民黨的繼續北伐，中央軍事當局料定日本帝國主義必定有二次出兵山東之舉，所以事先對於各國就表示了很多的態度，并且一再鄭重申明保護外僑生命財產之安全；在日僑方面，當然沒有什麼危險了。可是北伐軍再度入魯，是傾注全國的武力，和奉魯軍閥作最後之決戰，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為償其數千年來吞併山東的野心之欲望，本有出兵直接與革命軍拚命的必要，剛巧其時又正是日本國內民政黨勞農黨等進行倒田中軍閥內閣計劃最順利的當兒，如果將出兵山東的重要外交問題沉寂下去，必致增長國內政爭洶潮以顛覆田中內閣而影響其對華侵略政策，甚或竟至動搖其帝國主義之基礎，為要消弭倒閣的運動，為要轉移國民對政爭的視線，故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更堅決的去致力於擴大其出兵之侵略計劃了。在這種種的情勢之下，田中內閣的出兵主張，終於毅然決然不顧一切實行了。這就是濟南慘案的由來！

五三慘案之爆發

日本帝國主義者開了幾千如狼似虎抱有絕大野心的兵來到北伐完全勝利十數萬氣蓋一世的大軍之集合地——濟南，本有隨觸爆發的危險；何況日本藉保僑為名，竟在中國自開商埠主權完全的區域內，施行敵對手段，如用麻袋築壘，外覆電網作防禦工具，架設大砲與機關槍，荷槍實彈往來巡哨，禁止華人往來通過

等侵權行爲，施之於熱烈愛國、有主義、有訓練、身經百戰的國民革命軍呢？壓力越大，反動越強，衝突又豈能倖免？而日本偏出兵於距離其根據地二百五十哩有奇之一個顯然萬分危險的敵地，謂非尋釁而何？謂非意在促進與國民軍之衝突而何？所以日本報紙及日本各政黨中之自由分子之論調，莫不謂田中此舉無異弄火，以田中之奸滑老健，苟無成竹胸中的計劃與步驟，絕不能昧然從事於弄火，於此可見田中開來山東之數千兵，實欲作中日大戰的導火線，以圖逞其併吞中國之野心。但是，北伐軍洞燭其奸，着着退讓，兇惡的日軍不得已竟變更方略，越境擴大其防禦之範圍，由挑釁一進而爲開釁了，因阻止通道而槍殺華民華兵，軒然大波轟動一世的濟南慘案於是爆發！又據英文大晚報載：濟南齊魯大學司籍員美人施密斯在上海報告謂：「濟南爆發點，實由日軍逼迫華人商店懸掛日旗而起」，更足證明濟南慘案完全是日人開釁了。

五三慘案之日記

一日 晨北伐軍完全克復濟南，各軍即在城廂內外分地駐紮，預備奉到過河追擊命令，稍事整理，即行開發前進。城內外秩序，經各路總指揮派得力軍警維持，全市革命空氣，頓形緊張，而秩序井然；日軍見無隙可乘，乃大施其挑撥之慣技，越境擴防，在博山張店等處任意劃定防線，警備森嚴，如臨大敵。七時許緯二路中國開設之餅乾廠所駐魯軍逃竄後，滿地物品狼藉，飢民宋光占趁起入內，拾取地上餅乾充飢，被日兵看見，不惟不加憫恤，而竟施行刺殺。（按此即日人關於濟案宣傳中所指爲搶其商店者是也）至八時劉時第一軍第二十三師由西關外捍石橋沿緯一路入商埠，行至三大馬路東首，日兵竟阻止通行，該師爲避免惹起外交，妥善措詞，始得勉強通過赴津站。十時許十一路總指揮方振武抵濟，即分頭謁日本領事西

田耕一，及日本旅團司令齋藤，交涉撤防事宜，毫無結果；同時有徒手革命軍官及士兵共十人，行經濟南日報館門首，被日兵刺死。十一時許商埠三大馬路緯二路口，有一市民自西往東行，日本兵持槍攔阻不准通過，該市民以家中母病危殆，哀懇放行，不圖觸怒日兵，舉刀便刺，重傷胸腹。昏倒地上，移時，始能掙扎逃走，日兵又開槍射擊，該市民竟無辜死於非命，日兵且將其尸骸，藏於山東新聞社內（日本報館），冀圖滅跡，此事為錦源公司職員李某所目睹；到了黃昏時候緯二路南首有一居民李清海出門外小便，為日兵所刺殺，亦將屍體移藏山東新聞社內，事為紅十字會所悉，要求抬埋，日兵勿許，且暗載去濟南醫院焚滅之；同時市黨部在普利門外青年會之辦公處，亦無故被日兵擄去六人，幸即釋放；以上種種日兵蠻橫行為，已經排成慘無人道的濟案第一幕了。夜晚十一時半蔣總司令到濟南車站，但未進城，仍在車上住宿。

二日 北伐軍總司令部移駐濟南，各軍均分駐城廂內外，到濟之軍隊既多，商民都出外觀望，街市上軍民擁擠，氣象頓形歡騰。日本第六師團長福田復由青島來濟，又帶來日兵六百餘名，雖將各馬路之防禦工具撤去一半，而日兵武裝戒備，更形嚴密，加緊繼續向我軍挑釁。上午有徒手之第一軍營長一人連長三人兵十人，行經濟南日報館門首，被日兵將該營長刺死，且將尸身用汽車載去；又捕去貼標語的宣傳員十幾人之多。此時濟南市民和武裝同志早已熱血沸騰而至忍無可忍，但為要顧全北伐的大計，仍竭力的強制，暫忍下去。

三日 清晨商家照常營業，市面上頗呈露太平景象。九時許，革命軍第四軍宣傳員在南魏家莊黏貼標語，日本兵竟出無理阻撓，當雙方爭執時，大隊日兵蜂擁而至，直行開槍射擊，傷亡數人；同時復有一徒手士兵行經日警備區域，因言語不通而生誤會的衝突，日兵又開槍將其射殺，各地日兵聞槍聲起，乃紛紛作吠聲的放槍互射，一時秩序大亂，日兵遂乘此機會，架砲包圍駐紮牌照稅局之革命軍一營，勒令繳械，

該因恐糜爛全市，且無命令抵禦，未與抵抗，竟被日本壓迫繳械，人馬輜重悉為擄奪，復鳴砲南行，又將南仁義里與五大馬路東首之革命軍一小部份，包圍繳械；至是更繼續開機關槍向我方掃射，凡遇中國人，不論軍民均遭槍殺，一時死傷枕藉，尸體滿街，工人商販學生兵士等犧牲於此役日本帝國主義炮火之下者達一千人以上。入晚更砲聲隆隆不絕，商埠附近房屋炸毀焚燒者無數，且開砲轟毀我無線電台及新城兵工廠等建築，烟火瀰天，構成極恐慌的現狀。蔣總司令方衛戍司令，見日兵如此逞蠻，一面下令禁止我軍開槍一面派熊式輝師長等過赴日軍司令部商議善後辦法，以免地方糜爛；又由駐濟美德英各領事，出任調停，而日兵仍爲所欲爲繼續開槍向我方掃射不已；外交部長黃郛赴日領館交涉停止射擊，反被日軍扣留，旋出館適返外交部臨時辦公處，又被日軍一大隊將該所包圍搜索，幸黃外長聞警避去，日兵無所獲，祇逼迫黃之衛隊繳械，縱火焚燒該處而去。

當濟南一經克復，北伐戰地委員會即進駐濟南籌劃魯政，其外交處長兼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則寓津浦賓館，受戰地政務委員會命，籌備接收各機關事宜。清晨蔡即支配人員，分頭四出，本人同時受命往就交涉員職。上午八時許約集同志張鴻漸譚顯章等同赴交署，迨十一時許，蔡等在署聆及槍砲間作，知有事變，以政務紛紜，且軍事已有專責未嘗理會；下午三時，方在署隨意治餐，展設行軍舖以備休息；入晚槍聲益緊，蔡等仍持鎮靜態度，相率息燈就寢，迨蔡與各員相繼熟睡，門外忽發生喧嚷聲，傳達者見日兵約二十人荷槍而來，即以入去，蔡謂深夜可不理牠，詎知日兵等已破扉直入，且至內室，遍以手電燈照耀，蔡操日語問來此何爲，日兵答稱來繳械者，蔡告以此地交涉署，我即交涉員，乃係文職，并無武器，日兵不理，同時即驅起睡者，率加繫縛，以四人爲一組，是日留署者計十六人，外有勤務伙夫等四人，則合五組縛之，蔡加詰責，日兵不理，而翻箱倒篋，大肆搜檢，其時署員等咸動奇憤，互相爭持，而日兵即以槍

上刺刀向羣人頭面亂戳，均受重傷，日兵肆搜之後，未置何詞，即取蔡之公事皮包同去，少時復來，似有一官長在暗隅指揮，蔡聆日兵語，即告羣人曰：「日兵此來，將裸縛而盡斃我等耳」，於是羣情駭憤，相與掙扎對抗，日兵再用刀狂舞亂斫，蔡之耳鼻悉被割去，張某亦被刺刀割去雙耳，痛號徹天，餘人各有創傷，日兵果重行分縛羣人，一一裸之，即以第一組之四人，押赴空庭，（蔡即在第一組之內）排槍齊發，飲彈盡亡，次第二三四組照樣槍斃，其時勤務兵有張漢儒者會得隙脫縛，因密語同組之人，共自暗隅越牆圖遁，署中入夜早無燈火，日兵雖有電筒，多赴空庭，故屋內人逃，未之先覺，及越牆之際，驟爲日兵所覺，又開排槍，張漢儒時已攀登垣際，腰部受彈擦過，幸未重傷，而牆上蒺藜刺手，浴血負疼逃出，得免一死，即駐往總部報告目擊之慘狀。後查得與蔡交涉員同時殉難者，爲：參議張鴻漸，科長熊道存譚顯章徐煜基，庶務張麟書，書記王炳潭，辦事員周惠蘇袁家達劉文鼎姚成仁姚成義康某，及勤務兵王立泰等共十四人。

四日「五三」慘案，事起倉卒，市民多不及備，相率逃入郵局中避難者爲數極夥，日兵乃將郵局圍住衝鋒而入，將局內所有中國人一一綑縛，投入地樓之內，即時緊鎖地樓，斷絕其飲食，并將郵局所有郵票及現洋鈔票等搶劫一空，時槍聲未止，住在商埠附近的革命軍因奉令不准還槍，故被日軍繳械者頗多，如普利門外魏家莊之駐軍一營，係被日兵用砲圍繳械，官兵死亡殆盡，即在衛生池洗澡之各軍兵士及浴池伙作，亦均被擄去，凡被俘者皆暫時寄押於三大馬路之空廠內，後來因俘擄過多，不能容納，乃實行佔用郵局作收容所，故郵局職員二十餘人，亦同革命軍一樣作了俘虜，日軍亦斷絕供給飲食，幸郵局長捐助饅頭周濟，始免餓死。據郵局職員之釋出者說，因鎗大郵局之人數，約達一千六百餘人，時有被日兵提出槍殺者，且終日毒打不休，如有號哭者，日兵就用鐵杖擊之，輕則流血，重則暈倒，慘酷之狀，不可言喻。

五日 晨八時許，商埠民立醫院馮看護在楊上聞隣院直魯軍入籍兵幫辦司令部內慘號之聲，見樹上倒懸一革命軍兵士被日兵用皮鞭毒打後，次用火針穿手心脚心，再用刀一塊一塊的將肉割下；九時有奉魯殘敵之飛機一架繞濟南城拋擲炸彈五枚，一落省公署前炸毀綜床舖一家，傷亡十餘人，一落督軍署後，一落榜棚街，二落東北大舞台，均未炸，日兵見奉魯飛機來，加緊開槍砲向我方射擊，協助奉魯之反攻，因我方無還槍，故日兵無從再啓釀禍。晚間，始將郵局內所押一千六百餘人押運至四大馬路南緯九路緯十路之間清喜洋行空場內，而郵局已爲日軍改懸日旗實行佔據了。

六日 晨七時逆敵又來飛機三架，在城內後宰門街及普利門外丁家塘等處連擲炸彈多枚，頗中要害，日兵又衝槍砲助逆作戰，慘害更烈，經革命軍用高射砲擊落奉逆飛機兩架，日兵大嘩，乃派飛機環繞濟南，企圖助逆，又被革命軍之高射砲射擊，始行逸去。

七日 晨八時商埠大馬路，小緯路，東路口南李子清家有難民百餘人在內避難，被日軍一小排衝開大門，入院內用刺刀刺殺十三人；下午四時暫代濟南交涉員趙世宜接到福田向我提出之哀的美敦書五條，其內容爲：

- 一 懲辦殺害日人之華方軍隊的高級長官；
 - 二 解除行凶南軍的武裝；
 - 三 在南軍統治下停止一切反日宣傳；
 - 四 駐張莊辛莊之南軍須在十二小時內撤退，
 - 五 濟南及膠濟路兩旁二十華里內禁止中國軍隊屯駐。
- 以上各項統限十二小時完滿答復，否則自由行動不負其咎。

時蔣總司令已離濟赴黨家莊，濟南交通斷絕，傳達困難，我方接到此書，會由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席蔣作賓派員要求日方延長答復時期，交涉卒無效果，迨蔣總司令得悉此事，即派熊式輝羅家倫過往日軍司令部談判，抵目的地已在八日上午了，詎知福田已不待我之回答，而于晚間完竣其種種礮攻之預備。

八日 清晨日方下令實行轟擊濟南，用大礮向濟南城內猛烈轟攻，并以飛機散布傳單勒令革命軍繳械，革命軍在城內者有四十一軍之鄧團，及第一軍之李團等，由衛戍副司令蘇宗轍指揮以堅守濟城，但仍違令嚴禁遺槍。而黨政軍各重要機關均退出濟南，日軍預料必乘津浦車南去，故於津浦車開動時，驟用機關槍向車廂掃射，登時斃命者五十餘人，傷者無數；午間日方下全城總攻擊令，大砲機關槍齊發，猛不可當；其炮位，一在普利門外，一在南圩門外千佛山，一在東圩門外，一在迎仙橋圩門外，每處均用七生的五口徑之過山砲四尊，在其他各要害亦架機關槍多尊，同時各砲齊發，隆隆盈耳。革命軍為避免無謂之舉措，仍始終堅持鎮靜，而蔣總司令及各軍官在黨家莊會議事，亦為日人所探悉，故日軍一面攻城，一面又公然用十五生的口徑野戰砲向黨家莊方面射擊，意圖一網打盡我方軍事領袖；中午日軍佔領張莊辛莊營房及白馬山車站等地後，即派騎兵步兵二千，坦克砲數輛，實行襲擊黨家莊，沿途居民死傷於日軍猛烈砲火中者不可勝數，革命軍奮勇拒敵，擊退日軍；守城軍隊因日軍砲火嚴密，晚十時全部作一再的退讓，進入內城中而自衛，日軍遂跟蹤進佔圩內，用煤油焚燒順河街一帶，煙火冲天，當是時革命軍有一部在西北城牆與圩牆相接處之大砲台上與日軍抵抗，日軍遂用砲不斷的向砲台上射擊約二百餘發，最後又用極大的重砲猛轟，以致砲台之房屋與城牆均毀坍，革命軍祇用三架機關槍力守此口，日兵冒火衝鋒至十次均未能逞，夜間日軍又大隊蜂擁攻黨家莊，我軍亦與之相持。

九日 辰刻，攻城砲聲尤密，城內彈如雨，平均半分鐘即為大砲聲一響，攻城之猛，至此已極！日

軍復將炮位移至普利、永鎮、麟祥、永綏等門，又用鐵甲車往來膠濟路上射擊不已；迨至午刻炮聲稍停時，一片極悲慘淒涼的哭聲，遂又替砲聲而大作！到了晚間，砲火復盛，大西門等處先行被燬，繼又轟毀督省兩署、省議會、一中、一師、及大東門等處，安樂街太平寺街一帶均被砲彈爆發而起火，火焰燭天，電燈電話完全破壞，隆隆砲聲澈夜不止；黨家莊昨夜相持的戰陣，又因本日上午日方增兵，革命軍始為衆寡不敵而後退，日軍遂得乘機進佔黨家莊，革命軍之行李輜重物件大多為日兵搶去，而站南之沙河鐵橋亦為日兵用炸彈炸毀；攻黨家莊之日軍中，內有着灰布軍衣戴五角星帽花之直魯聯軍，為革命軍擒獲五六名，據供稱是日軍在商埠內所集合之張宗昌的殘部。

十日 天明攻城日兵開始扒西北城，并用飛機擲炸彈助戰，轟毀東門樓，中午以後，西門樓南門樓北門樓亦均被毀壞無存。西城上革命軍僅四十餘人，因見城下有機關槍十餘架，守槍日兵不過十餘人，遂有革命軍數人冒死繩下城去奪獲該項機槍，日兵大隊趕到，猶返身與之肉搏，卒以敵衆我寡而殉難；自朝至晚，濟南全城精華盡燬，已成一片瓦礫之焦土，我軍民死於倭奴砲火之下者，總數達四千以上，其生者亦無處可歸，奄奄待斃！據美人所記自九日早至十日夜止，日兵所發砲數共約四千另四十餘響，砲聲最密時每刻至四十三響之多，砲彈有碰炸及空中炸兩種，砲聲連環有接響三聲至五聲者。日軍又于攻內城已得手之時，為一網打盡革命軍隊計，竭力破壞我方之交通工具，如燬我無線電台，佔我津浦車站即其較著者；日兵攻下濼口後，乃佔領黃河橋，遂又將該橋大加破壞，以阻止已渡河者之一部分北伐軍回援濟南，而令困在城內之北伐軍無從逃竄而坐斃，其辣毒當可想見。又小北門外趙家莊角樓西，有一婦人在草棚中給二小孩吃乳，小孩哭，日兵聞之，遂逐內將小孩刺死，次用刺刀割去婦人之乳房，後再通陰戶，立即斃命；同時該處一帶居民，被日軍指為便衣隊，刺死或槍斃甚多，其藏於地窖中者，亦被拉出刺死；最慘者，同